敬事草

敬事草卷十九目錄

敬事草卷十九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宥御史曹學程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　皇上十餘年来日為海内

憂勞而尤為寧夏朝鮮播州雲貴兩廣等處用

兵憂勞天祐國家有亂輙平真乃　聖謨獨運

皇威遠揚文武將吏用命之效然其間蔓延波

及或死或黜或繫或戍或及妻孥未蒙恩澤者

不無其人茲者詔書軫念加之宥卹以昭浩蕩

之恩尤足以還元氣召太和也昨刑部奉詔為犯官曹學程請命臣等敢以一言贊成惟 聖明俯納切惟學程之禁十年於茲矣聞其在獄中悔艾已罪感戴 聖恩甘萬死而不辭每咋舌而自痛此人人所皆知也臣等每逢秋審之時為之凜凜惴慄即在廷文武諸臣無不為之凜凜惴慄非臣等及在廷文武諸臣舉有私于學程亦非學程能一一而遍懇之然而共加矜憐豈謂學程盡無罪亦天理人情有所感發而

不能自遏也御史雖七品官而立螭頭之前為

天子所特盼嘗許以風聞言事而不追咎其是

非其来久矣乃者一旦不免則顧惜國體者咸

曰煌煌聖朝安可有殺言官之名為御史惜者

又曰此等事豈臣子忍見忍聞諺云兔死狐悲

物亦有情而況於人也抑不獨縉紳為然凡此

都人每遇秋審之時滿街聚觀指而相語曰此

曹御史也有為之下淚者不獨悲之而又有慰

之者曰　聖天子在上必有矜赦之日毋過自

若故學程每每對人泣而人亦為學程泣此亦何心哉不過為冠裳體面生此一悲愴也間知學程家事者悲之愈甚學程有母年九十餘而日夜望其子之歸一訣以死至欲自來叩閽而遠不可来老又不可来尤人子之至痛也且學程羸瘠如兕物鬚毛盡白不能久待餘命然人雖悲之莫敢為　皇上言之天威在上誰敢輕犯今幸有覃恩詔書臣等恃此無恐昧死一言竊謂學程得罪原因朝鮮意為國家自朝鮮湯

平以来既有詔赦矣而不能及辛丑覃恩兩下詔書矣而又不及今復下詔書矣數經大赦之後望 皇上姑畧其罪不惜一特恩也矧 聖主以孝治天下恭上 聖母徽號在邇垂錫類之仁念及其母子至情又宜寬宥怒霽威顏也臣等與合朝及都人共祝禱之意不為 皇上論法但為 皇上論情情有所可憐法有所可詘事有不可以例拘者惟此一大慶典望 聖主以天地至仁而原宥之萬一尚謂罪不可釋

則乞從末減坐之戍遣恩威莫非至德輕重惟
求一生惟 皇上俯察群情而賜之俞允盖學
程直犯龍鱗天下莫不知 皇上尚肯見容則
凡天下偶觸法網過誤獲罪者更何人之不宥
豈獨觧三面之網真乃流天覆之慈天下謂
皇上不難克己弘物一至于此宥一人而千萬
人悅正此之謂從此謳歌頌祝續續相望以前
怨咨一朝都泯豈非 聖明至美之事臣等不
勝顒望稽顙之至正月十九日上

乞休引年疏

奏為報國多慚引年宜亟懇乞 聖慈俯容休致以全終始事臣惟萬物之理無有春而不秋夏而不冬者自古人臣七十致仕具載典章在朝廷為體下之仁在臣子為自諒之智明分誼重政幾況老病難支久宜罷免如臣者乎臣禀氣最薄與疾為生終年藥餌參半飲食自隆慶二年偶叨一第竊禄三十九年中間供事講筵者十有三年供事内閣者又十有三年一生閱

歷皆在日月之旁仰惕威嚴俯深憂灼但圖竭
蹶何論精神是以暗鑠明銷不可具述歷懇間
退誠自知其鞭策之不可復施也今年已七十
例該休致首揆重荷豈得久叨昨被人言幾成
虀粉
聖主在上委曲保持臣每念此不勝感
涕正以才本庸虛身又老病血氣衰耗心思昏
塞今
聖政一新四海歌頌雖手足抃舞樂觀
德化之成而病已沉綿有難復起譬如百卉方
生而靡草先死亦臣祿命之已盡耳呼天號地

誰與憐恤不得不涕泣祈禱于　君父之前昨

十二月二十二日具瀝此情兼請辭俸未掌省

發敢因引年明例准容致仕庶全臣道之終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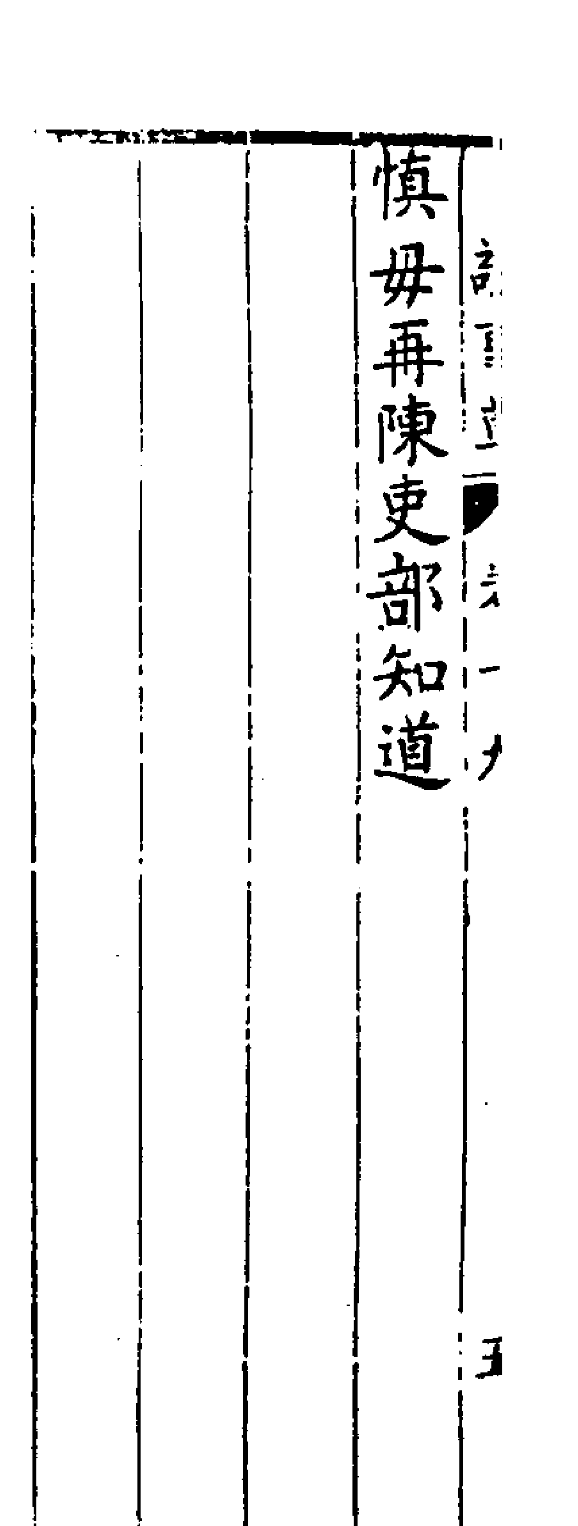
不至折鼎覆餗辱命殞身以為國羞正月二十一日上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忠誠練達燮理功高精力有餘正堪繁鉅

何可循例引年復堅前請且朕尊上　聖母徽號

稱大禮在邇輔弼首臣尤宜率先百僚聿成盛典

便可仰遵屢旨亟出贊襄以副朕惓惓注望之意



慎毋再陳吏部知道

再疏辨白瑜王士麒事

奏為久病宜斥聞言省疚懇乞　聖明早賜乾斷全臣晚節事臣自揣至愚素無縈望伏蒙不世恩造寄以政本非不欲勉策疲駑以報萬一而疾疢侵凌衰年益甚自舊夏以至今春痰火纏綿頭目眩暈腸胃秘結飲食不進又左臂麻木不能屈伸背心發消如火燋灼逢寒畏寒逢熱畏熱醫不能定一人藥不能主一方終日徊徨委化待盡仰荷　聖恩見寬不加譴責屢勤

使命促出供事計伏枕以来入閱月矣調理絕
無一效而病勢日有增加非惟不能趨閣辦事
至如極大典禮 聖毋萬壽聖節冬至令節元
旦令節元孫誕生慶典須詣天下臣皆不能扶
掖赴闕少伸舞蹈之忱令恭上 聖毋徽號在
邇須詣又在邇惟有中熱而兩足已廢不能發
跬步矣正月二十一日引年及期援例懇乞又
奉 旨未俞 皇上過憐臣臣亦未嘗不自憐
而天不憐臣誠有所限也且臣被人刺螫幾無

完膚言者猶以隱語相加罪戾餘生何宜復辨既有指名得無一言自白瑜之謫出自中旨其時臣有揭帖申救必在御前即瑜未嘗有一語疑臣而條言謀淺至此泚然不知所謂瑜見在京可質問也王士麒臣之門生也豈不欲厚而故擠之乎事發於御史康丕揚丕揚嘗論臣者非阿臣者不可謂臣意也至其為民則再三奏

上命出嚴旨而士麒亦自謂得此厚幸非臣擠之又明甚臣無負于士麒也今萬方嗷嗷誰非

臣罪而獨以二事責臣亦厚矣然不罷退終不足以少贖臣罪而慰天下之心伏乞　皇上察臣情實危苦病實顛連早賜允歸苟全終始無任哀泣之至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奉

聖旨朕以大禮將行趣卿早出以成盛典望之甚殷何又續有此奏卿調理多時病且良已至於白瑜王士麒之去各有所爲昭昭在人耳目與卿何干卿宜以國事爲重勿介浮言益堅去志便遵前旨速出贊理毋負朕始終倚毗之意吏部知道

備陳病苦疏

奏為備陳病苦直情仰懇放還事臣于正月間
奏為報國多慚引年宜亟懇乞　聖慈俯容致
休事隨又奏為久病宜斥聞言省疚懇乞　聖
明早賜乾斷事俱奉　旨未允五年乞去章無
慮數十上矣以至愚不肖多罪戾之餘生而
皇上過眷過留委任隆重開諭至切昭雪甚明
百身萬死莫能報稱顧自見極明自量極審更
無補報之期惟去可以明志伏誦　明旨謂臣

精力有餘似謂猶愛其餘而不為國家用者臣自戊戌以来獨直五年左右前後絕無可語風雷霜雪一不敢避自分九死横分持赤心以報主恩不敢自愛也自今而言則毛骨猶聳盖向也精力尚存恃愚忠而妄任今也精力盡竭一追思而輒驚任愈久而心愈碎疾愈深而膽愈破時命乖謬動逢凶咎欲如向者之所為不可得矣榮枯生落各惟其時人能與造化爭乎加之家難頻仍情事迫逼魂夢紛擾涕淚淋漓鐵

石爲人亦當銷隕蒲柳深秋桑榆大暮益難堪此
皇上尊上　聖毋嶶號正臣子快覩　天顏歡
承慶典之日遠奉既久拜辭不遥心馳闕廷萬
分中熱然與其顛越班行以爲百執事羞而再
辱柱下惠文之章則寧輸瀝苦情早賜罷免伏
望　皇上始終矜臣聽其歸老以釋重負生不
能效犬馬之勞死亦圖蛇雀之報二月初二日上初五日奉
聖旨卿昨引年乞休已曾奉旨勉留大禮在邇尚
須時下即出副朕惓惓之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人言可思疏

奏為求去當亟人言可思仰望聽臣引身全臣晚節事臣聞古人出處三讓而進如此其緩禮也一辭而退如此其急義也乃今而知進欲緩退欲急非惟禮義當然抑亦見幾之智也臣之宜去勢窮理極臣之求去情迫詞危而猶未一俞 皇上之眷愛非臣之所宜自處也昨見御史蕭淳揭帖臣深感其相成之雅能言臣之所欲言臣待此甚急而 皇上視此益緩舉家徬

徨至于痛哭無所聊賴之甚矣昔申時行王錫爵之賢人之譏刺者猶不遺餘力終無以安其身故王家屏寧抗 皇上之威嚴而拂衣以去不能濡忍以受騰沸之口人言之可畏甚于天威之可畏臣無三臣之賢而集有三臣之苦有不可不避之銛鋒無再可銷之朽骨伏懇 皇上俯垂矜憫以允三臣之去者允臣一去早放一刻免臣一刻之災官九遷不足為榮恩九畀不足為重二月初五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卿屢疏乞歸朕再四勉留君臣大義已自分
明何為又有此奏非朕所望宜即出贊襄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謝遣中官盧受捧　聖諭到寓疏

奏為謝恩事臣乞身在寓蒙欽遣文書官盧受齎捧　聖諭諭元輔朕尊上　聖母徽稱大典在即卿為元輔宜率百官行禮恭祝　萬壽庶全君臣大義且卿眷委年深任勞任怨朕所鑒知豈可執浮言引身求去卿心何安宜即出贊襄以副朕惓惓佇望至意特諭卿知欽此到臣私寓開讀臣伏枕叩頭令臣男尚寶司司丞沈泰鴻代臣就香案前望闕謝恩訖恭遇　皇上

躬舉大禮尊上　聖母徽號千載一時從來希
有臣叅首揆誠宜匍匐闕庭快瞻盛美况蒙特
遣近臣下臨宣諭凡有人心孰不思奮豈容更
有遷延但臣四體委實難支恐致失儀不敢復
出感戴天恩真萬萬倍于常情自知報答不盡
世世生生願為犬馬也所奉　聖諭臣謹什襲
尊藏以為鎮家之寶臣無任感激深切之至二月
初十日上
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善加調攝早出贊

褒以副朕眷望之意禮部知道

賀上　聖母徽號揭帖

題恭惟　皇上德厚皇彝孝鍾天性所以尊養
聖母順志承歡者無所不備茲復以元孫薦生
崇加徽號躬御殿廷祗奉冊寶天日熈和神人
協慶百官萬姓靡不欣欣布聞九有彌多喜色
光天盛事動地歡聲臣猥以在告不獲隨侍班
行同伸嵩祝下情不勝踴躍抃舞之至謹具稱
賀以聞　二月十二日上

病篤難瘳疏

奏爲病篤難瘳終負恩眷望乞　聖慈矜憐卽賜退休事臣老病妨誤乞休乞假之章屢上而恩諭輒下昨又蒙遣文書官特捧　聖諭促臣卽出以恭承　聖毋嚴號大典且憫臣任怨任勞不宜以人言求去　聖眷殷惓天語諄切父毋愛憐不能逮此臣伏枕叩謝不覺失聲號慟誠念受眷極深既難堅執求去而又念嬰病已篤無以仰慰　聖心去住兩難進退維谷當卽

回奏敘謝不料數日以來病不减而加甚春肝
鬱火欲發不發耳目都無見聞心思益以憒亂
撫躬悲歎不能為令生犬馬止可作來世蛇雀
矣功名富貴盡同浮雲利害毀譽都付身外惟
親墓未修尚懷耿耿得一覩丘隴即死不恨臣
以老病則宜致仕以罪戾則宜削籍以省墓則
可予告惟　皇上早賜一命此恩視留恩更大
天地不足比高厚江海不足比寬廣也臣無任
泣血哀苦披陳仰望之至二月十八日上

老病餘生萬無留理疏

奏為老病餘生萬無留理懇乞 聖慈亟賜放還事臣于十八日又具疏請去祗候 俞音未蒙批發臣令命如朝露氣急聲嘶敢此復瀆幸哀憐之 皇上愛臣太過留臣太殷臣福薄運窮擔載不起膏肓深錮適增罪尤惟 皇上賜之休罷雨露臣者至深覆幬臣者至大也昨見給事中王元翰論臣之疏析義至精辨理極密字字足為臣助請行行足為上贊決臣不勝心

感不勝忻喜智竭昏迷多言多過但其本意急求一去仰望　皇上畧其詞而憐其意衰臣醉生夢死之人無益有損縱因鹿于山林放窮魚于大壑舉家合掌頂戴不盡二月二十一日上

直陳危苦至情疏

奏為直陳危苦至情早乞　天恩賜骸歸里事
臣以病極難强自去冬固求休免恭遇元孫誕
生大典肇舉未敢數陳正月以来節假日多比
遇徽稱詔發又未敢瀆今國家慶祥駢會悉已
告成　皇上德政俱新海宇歡誦伏乞少垂睿
思放臣歸休臣衰病日篤委實難起心神恍惚
都無想念只一親墓未修寸草猶在消息盈虚
四時有自然之序人力無能如何　皇上即留

臣而天命不留亦不能强也臣戰戰慄慄怯干

修詞似亦不必再以煩詞上瀆惟　皇上俯念

正丘首臣無任悲酸禱祈睇望之至二月二十七日上

久病尸官疏

奏為久病尸官沉痼難起懇乞　聖恩早放以飭新政事臣奉職無狀自壬寅来無歲不引去所上奏揭有六十六懇矣煩瀆　聖聰即臣亦自厭之而況　至尊乎頃日連上三疏俱未蒙發臣非不欲再效尺寸顧衰憊無比氣息奄奄不能一日苟容　皇上靜攝深宮朝講久廢臣等寥寥數人又卧私室曹署空虛君臣宴安脫有叵測雖寸斬臣何益　皇上宜决奮乾綱一

肅群吏當去者去當留者留當補者補始可震
耀觀聽如臣冐忝台膺首黜不敢覬求寬典累
新政也臣罪戾當罷斥老病宜致仕惟復哀憐
其情事未伸或賜一假謹束身負鑕以請臣不
勝涕泣懇禱之至三月初四日上

揭帖

題臣仰荷　皇上隆恩天高地厚　皇上留臣
數四而臣求去益堅豈戀主之心不若犬馬念
臣羸深力竭理極勢窮斷斷不可復留亦斷斷
不能復留泣俟　俞音以刻爲歲去冬具疏辭
俸雖未蒙允發然曠職經時萬難素食入春以
来一切常俸柴薪廪餼俱不敢受閣中文書雖
尚列臣名然是相沿舊規旬月以来一切奏題
票擬俱不預聞輾轉呻吟僅存喘息形如朽木

氣同死灰　皇上縱欲留臣不過人世一枯骸
明廷一剩物豈徒無益爲累滋多萬苦千悲總
欠一去非　皇上憐許誰其憐之臣之狼狽命
懸絲髮　皇上未忍逈臣以死宜早放一歸臣
生死去就於國家僅如蟣蝨也倘垂念舊物未
便捐棄亦乞省墓一假歸田　聖明曲體人情
但祈早决耳臣無任痛哭懇禱之至三月初四日上

病篤情危疏

奏為病篤情危懇望天恩早賜放免事臣累疏陳懇乞求退身聖恩至弘未蒙矜允然臣桑榆景晚不可回光犬馬病深難以療藥未遂桉閒之請日增妨誤之憂令攀想都盡情思凄慘但得一歸以正丘首不敢以重複多言瀆千聖聽寥寂短章意則悲切惟聖慈哀憐之臣不勝戰兢涕泣之至三月十二日上

哀懇　聖慈疏

奏為哀懇　聖慈俯憐決去病臣早賜裁允事臣之求去自二月十八日至今三月十二日連上五疏一揭不蒙省發臣雖至愚豈不畏威豈不感恩何宜懵然蠢然觸突無已竊自揆量萬難再留骨肉並銷涕淚俱盡狼狽情狀舉朝共知草疏乞歸六十九懇矣伸紙吮筆詞語亦窮然胞中鬱勃而口中囁嚅不敢有言不能不言也頃者雲南一事淵朝方奔走祈請而　皇上

一言立斷臣雖病憒之中不覺躍起使 皇上
英斷每事如此允臣一去亦復何難庶政立見
改觀群寮誰不悚息蠼蟻微臣亦何必經歲杜
門抱向隅之泣也臣今氣如游絲忽斷忽續支
體僅具而營衛脈理無不敗絶滅燈之燄豈能
久延囬頭而望生門甚難順途而入死地甚易
譬之折翼敗毳不飲不啄投之深林未必能活
而閉以客樊縻以華纓主人以為恩此鳥以為
苦必無長年祇速死耳臣一去之外更無餘望

允臣之去即是隆千懇萬懇惟在早决臣不足

惜毋貽國羞臣無任痛哭懇祈之至 三月二十日上

釁深病篤疏

奏為釁深病篤虛忝恩私一月四請懇求罷免以除朝籍事臣之乞骸前月內具有三疏一揭令復拜疏計七十懇矣日夜涕泣惟冀一俞忝居首列與任一事一職者不同尚係朝籍辱國良多不但一身而已每草一疏心如烈火通身內外無不焦灼豈不欲少自寧息靜聽處分而得罪愈深不可救觧臣不勝急而 皇上視之與等閒無異非視臣事太緩乃視國事太緩也

謂臣當去而牀簀顧望晷刻捱延是何不揣無耻之甚安有不揣無耻之人而尚可稱百揆之首者乎政體虧負已極真明時一恠物必不可復留國家用人乃取實用無用宜去更何持疑伏望 皇上俯從人心以慰天下之公俯從臣心以慰一物之私省發罷歸縱不能報國可不甚辱國

四月初二日

上初七日奉

聖旨今國家多事卿為元輔正宜極力擔當如何日久不出非朕所望宜即勉強入閣贊理毋辜朕

心吏部知道

七十一懇疏

奏為牢疾纏身萬難再起七十一懇仰祈放歸田里事本月初二日臣奏為釁深病篤虛忝恩私一月四請懇求罷免以除朝籍奉　旨不俞垂死之人氣急聲嘶欲叙感激而詞不能達非負恩也臣耳聾目暗齒髮俱盡不復成人入春以來脾肺盡傷四肢拘攣又加一痰迷之疾已成牢固之症僅餘游絲未斷無醫可療遷延不去千負萬負臣惟今日國家誠為多事竭力擔

當臣子分也竭力必資精力而臣力不能呼吸適成擔誤　皇上如以國家為念必宜振奮乾綱大加整頓不宜留羸敗之臣虛填朝籍自昔首臣休致者甚多即近如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俱蒙　聖恩允去惟趙志皐淹亡京邸使人悲酸臣今若不自懇　皇上何由而憐伏乞聖斷迅發允臣休退免令後人復以悲志皐者悲臣臣不勝哀涕凝竚之至四月初七日上

修實政放朽臣疏

奏為修實政放朽臣以圖維大計事臣猥以薄劣忝竊首揆贊襄無功斡旋無術天下日就危殆罪皆在臣切思忠臣愛君死猶尸諫逐婦出門猶頻回首雖旦晚去國尚存喘息安能已于一言夫政貴行仁事在徵實若以虛詞當實惠以詔旨為戲言無論人心皇惑即宗社大計將焉賴之昨歲宮闈大慶臣在危病之中不覺喜躍恭草二詔以上中所條列仰模 皇上維新

德意不謂　御筆勾去數條未盡海內之望又豈謂今日即詔內之事尚未舉行也況詔外之事乎在閣二臣對臣灑泣揭帖之外無計可施皇上宜自念宗社生靈之重爲憂勤振刷之圖何待臣下諄諄也若臣則血氣已耗形神久離新政行則臣含咲入地不行則含恨入地終無神醫靈藥起死回生以效尺寸之報七十二懇盡出血誠乞賜哀矜罷免乃新政中第一善政其餘更望次第舉行天下猶可爲也臣無任痛

哭流涕叩頭哀懇之至四月十二日上

七十三懇疏

奏為病苦日劇祈天力窮七十三懇乞恩罷免以光新政事臣積病積苦困頓牀簀今已一載有加無瘳昨又瀆陳恭候　明旨將謂生還有日不意尚蒙誤留不勝感慟蓋悶絕良久而始蘇也竊念臣之一身自頂至踵孰非　皇上覆載生成之賜寧不欲須臾忍死靜聽處分顧臣今日命如游絲神思沉迷魂魄顛倒眼光浮動若有若無惟耳亦然但聞人聲不辨人語百節

疼痛焦灼如烹旬日之間齒落幾盡不過一朽骨枯骸無復比于人數矣 皇上亦知臣萬難再起不過羈縻時日視同贅疣耳獨不念朝常不可重損國體不宜久辱乎臣于往年亦曾告病然何敢如今之瀆正為其時筋力猶可勉強令則不然一身猶厭其多久留徒滋罪戾不敢復冀致仕亦不敢復求予假第賜骸骨放還田里一字一血絕無虛飾伏乞乾斷俯從臣請臣苟活一日銜感一日無任籲祝涕泣之至

七十四懇疏

奏為七十四懇祈恩賜骸以明人臣分義事臣屢疏乞罷仰干 宸聰每草一疏輒增一病豈好為多事誠以尸居彌久罪戾彌深不能已於瀆請也近日恭遇 徽號禮成兩賚內閣尚及于臣且循舊例視在直二臣有加臣萬分踧踖至於節時賞賚亦復相及誠欲控辭尊賜而不敢每拜一賜魂驚汗浹無地以自容也即閣中公題尚列臣名尤涉欺罔所當改正總因臣控

請不虔朝籍猶在是以名不正言不順旦暮入地之人豈宜復增多戾跋前躓後狼狽已極惟有一去庶可稍贖耳令甲病滿三月者放田原籍近制病真者不必三月堂官即與題放令臣患病乃滿一年無人不知當去而無人為臣代題若謂臣猶可留則是臣之七十四懇乃七十四欺也何可傳聞于天下後世臣無他長獨此小心敬畏一念自指決不敢欺伏乞　皇上矜憫愚誠早發乾斷賜臣骸骨使臣免顧望曠誤

之誅無任衰號流涕之至五月初六日上

此疏時揭帖到閣歸德大發怒謂閣中公題尚列臣名尤涉欺罔所當改正嫌于說他欺罔耳面叱小价至于淚下小价言本已投入不能取也求人之深如此

七十五懇疏

奏為病淹經年辱國已甚懇祈　宸斷早放還山事臣乞身之章凡七十五上矣從來求去未有如臣疏之多自非陰陽之患難居豈忍煩瀆至此　皇天后土實所鑒憐何期　聖慈未即矜允頃為去年玉牒進呈河州大捷又為永思王寫冊寫旌因臣名籍尚存欽賞銀兩表裏三及于臣此尤不安之甚臣有罪無功既負恩矣久病偷間死在旦夕而猶以羈縻之蹤屢壓騈

菑之賜是負恩之中又負恩也隆恩自天無福
消受恩亦是苦官如羈靮無路觧脫官亦是苦
身同桎梏百病煎熬身亦是苦入夏以来心火
炎熾幾欲狂顛閑置旅舍生意都絶　皇上不
即釋放不過日憔月悴一旦溘死為異鄉游鬼
而已縱未即死而心已不能謀政身已不能造
朝經歲歷時偃卧呻吟挂名仕版為丞弼首國
事墮壞由臣閣體玷損由臣豈不仰累　聖政
為古今一罪案乎　皇上容臣如天地之容朽

物有罪不加譴呵無用不即吐棄臣豈不感但容之太過害生于恩必將大麗於法而反至於不得容何如鑒其病苦早賜便間此容更為尤大也殘喘如絲懸于 皇上伏望 皇上超抜而生全之比之蕃庶晉錫萬萬有加矣臣無任號泣待命之至五月十九日上

聞言增懼疏

奏為聞言增懼請乞亟圖治幾以保大業早放罷臣以息流言事臣之求去已經七十五疏病篤至此豈能久生延生猶幸豈能復出臣身已矣如國家何頃見邸報鳳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一本為極陳國家治亂大關懇乞 聖明省覽收拾事內言恩詔既布旋復中厄道路所傳其說有二一謂前日新政原非 上意不過一時喜心旋開旋蔽三才之論誠 皇上所宜聽

覽而深思者一謂臣一貫恐沈鯉朱賡逼己之位既忌其每有諫說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賄買左右百計相傾或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或借泰指滇以激 聖怒遂致一應好事俱不得行此一語也即三才不之信必能諒臣臣聞此言寧不驚心而刺骨也臣每被人言輒請 皇上為證心實不安顧事關密勿人所不知而天獨知之不得不求明於 皇上夫新政一行自朝廷以至九邊人人歡慶處處

寧妥如陽春和暢一草一木皆受君賜臣雖退伏草野臣身臣家臣之子孫臣之宗族親友實咸利賴心非倒生獨不願太平乎方今之時合天下士大夫群口群力以挽氣運之衰感至尊之心猶恐不逮而可更離氣類增多隙端負而又負臣豈無鬚眉面目乎臣幸遇皇上之知何待左右之助　皇上御下甚嚴非寄聽于左右之主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者何詞借秦指滇以激　聖怒者何事其有其無難逃睿察

皇上屢命臣出二輔亦勸臣出臣自以病求去或留或去判然兩途何嫌于逼何忌于形而壞其成臣不能成宜望二輔之成成則目前可以稍寬身後亦免餘責臣利甚大終不成則罪終不可釋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臣禍甚大臣何忌二輔之成也流言止于智者宜三才未之信抑或有舌人鼓扇其間以甚臣罪亦不可知則剖心自明臣何容已臣自戊戌獨直屢疏乞增閣僚嘗簡二臣喜極欲舞盖臣在翰林時仰止二

輔自謂不如深慶國家得人而亦幸已有所請
益也數年以来此羨彼調心心相照即今可以
求去正恃二輔在閣而道路之言似此掩臣素
心離臣素交臣竊自傷其德薄不能感動人至
此　皇天后土　九廟神靈實鑒臨臣臣若一
毫忌二輔阻新政之心雷霆下擊臣死不恨臣
自入春以来政事不預俸給不支書揭不收交
游不接門外若天涯此身如夢中而猶不免于
人之疑則無他焉總因新政未行故耳總因臣

身未去故耳然求去而瀆聽如臣古今所未有也求去而增口如臣古今又未有也臣是以仰天褱號而祈　皇上少加矜憐賜一俞命也舊年宮闈大慶禮宜頒詔其時臣未謝事恭草二詔偕二輔一一詳定以進此乃臣等仰窺德意之浩蕩如天浸潰如海乘此機遘而一對揚之隨蒙　嘉納批寫發行內　御筆增減者甚多何者不出于　上意第因　皇上每事濡遲近於吝惜道路之口遂謂無意求治　皇上之

心不白而臣等之心益昧矣今日所祈惟　皇
上設誠力行見諸事實使天下闗其議天之口
而轉為頌天之謡二輔雍容于廟廊臣亦歌謳
于耕鑿以畢一時同心體國之誼豈不至盛至
盛偉事歟幸勿久留此而不發失天下心也臣
之立朝最為孤立未嘗求天下士大夫之助豈
求左右之助流言之意只為　皇上留臣而不
放群臣彈之又不放所以日深一日臣愚不識
皇上不放臣出于何意必宜早加　聖斷一允

臣去方今之時臣不但為人所棄抑病實深為天所棄萬萬無再留之理今七十六懇矣伏乞早效孤臣觧臣寃業臣無任哀泣徬徨禱祈號呼之至五月二十七日上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宮闈大慶詔草皆出卿手豈有忌二輔阻新政之理且朕前誰敢進言昨已有御旨說明了卿不必再辯一應詔條正在次第舉行豈遂中阻卿以疾篤求去朕已洞悉時下且宜靜攝以俟後命吏部知道

七十七懇疏

奏為聞命驚惶彌增病困七十七懇仰祈天心開照早放還山事臣聞舟車不行全佀相詒薪米不續一室徧讁事固有相左而相成者昨總漕都御史李三才之疏 皇上何督之深而加之罰也臣聞之驚惶無措臣經歲杜門請告未允人之流言何所不有三才以聞于上特借此以贊新政之行令新政未行而遽加顯罰病戾餘生又不得去從此以後臣被言當愈多而獲

罪當愈甚矣此臣之所以聞命而隕越也惟臣之疏　皇上洞悉篤疾諭以靜俟後命臣舉家大小如死中更生而望就途之有日臣數日以来病乃少甦始知人耳是用焚香對天百叩百稽齋潔肅虔復為瀆請伏乞　聖慈弘開天網縱放羈囚使臣猶得苟延餘喘不增多戾則臣有辭于天下而天下信　皇上雄斷迅發前旨不虛矣臣無任涕泗徬徨哀祈懇禱之至　六月初六日上

七十八懇疏

奏為七十八懇仰祈信前旨放病臣以全終始事臣老疾危篤當去無疑昨蒙 皇上衰憐令臣恭俟後命且念及前輔趙志皋引以為喻臣不勝感泣即今時事甚多與志皋之時不同往者 皇上不聽志皋之去終殞都下 聖心惻然為之矜憐今豈復使臣為志皋之續伏想至仁必所不忍臣此兩月病委愈重旦夕難支惟恐溘先朝露以至損辱國體 聖世進退大臣

以禮留臣不但累臣而又累及他人臣實惜之早放還山臣得死所而朝廷寧帖伏乞聖心加憐無忘前言即賜允退全臣晚節臣無任戰兢衮懇之至六月十三日上

無端汚衊萬死難甘疏

奏為無端汚衊萬死難甘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勅下查勘以昭公道事臣賦質愚濸本無競心不幸處非其地豈惟侮辱之不免今大患又至矣臣乞去之急更無此比惟　皇上久不放臣人恐死灰復燃而更相溺之不知臣之為灰滅盡已久此寃此苦無從控訴敢請問　皇上所以久留臣者何故祇因久留遂有買結左右忌阻二輔之誣遂有陽為退避陰實

彌縫之誣屢變其說愈出愈奇昨見邸報有南京御史孫居相条臣姦貪一本臣讀之口噤色勃不覺厥死數四諺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虎豹遠于人群而人爭搏之利其皮也臣之皮猶在宜擊搏者踵至臣之見攻已一歲所百計洗索身無完膚若有姦貪何人不言而待至今日臣亦人也豈無忿恚徒念大臣之道當以忠厚立身休容待物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故隱忍曲受何應脫空駕虛一味誣揑雖在川海豈不騰

溢然臣終不盡言也姑就其疏而辨之凡納賄
者必攬權自臣輔政未嘗条預部院一事終年
累月無人至臣之門納賄何由凡植黨者資其
助也數年以来人之齮齕臣者何限絕無一人
出一語以助臣植黨何在麻承勳麻承蕙納賄
之事今遍查承蕙並無此名昔年有麻承訓麻
承恩科道以条本兵田樂且下其人于詔獄送
法司矣當時未嘗及臣也今又以移誣臣耶展
轉駕空昭昭明甚麻氏與居相皆山西人也名

尚不真事寧得實乎楊應龍之誅總督有李化
龍巡撫有郭子章又有三省監軍御史司道等
官不獨一江鐸在軍中也鐸安能獨以其所積
之物越萬里而饋臣破囤之日文武將士有二
十餘萬人今具在可質問　皇上念陳璘劉綎
等功特諭到閣欲行封拜臣以為不可上揭執
止使臣嘗受其饋而許其封此時順旨而行最
甚便事何為諫止且此事蒙　皇上納諫如流
定于密勿未嘗經科道參論也王惟忠大奸賊

拿到之日臣票下詔獄好生打問招成之日復
票嚴旨着法司用心刑鞫詳供重擬今見在詔
獄必不輕恕與臣何親臣何嘗庇自臣入閣以
來並不曾考監生為中書令云受吳汝元之賄
考中上疏旨從中格此何年何月之事既無此
事何得謂臣授意同邑考官果得中式影響何
在也進士項鼎鉉考館進呈析卷之時臣與同
考李戴馮琦等查對殿試卷子筆跡不同臣即
時上揭參退可謂至公該科之參乃在臣參之

後發覺者非該科也昺鉉自請覆試乂之不出部覆降調臣何私之世豈有受其賄而發其弊者乎孟宗文總兵廣東有無冐功臣不能知勘在御史覆在兵部潘大復之陞遷與其辨復有無與主臣不能知事在吏部其人皆在可以質對不可以賄汙臣賈應元以侍郎家居臣未嘗游揚其名彼老于仕途雖至愚亾不應為臣揹騙未預廷推尚爾汙臣若曾經推又當何似各處礦稅内官衆隨司房若有臣所用跟隨之人

豈無姓名臣家僮數人悉皆見在沈士問不知何人既有妻在可一鞫而明矣沈子木家于湖州於臣為同姓又隔府甚遠不為臣之姻親可知也指為臣黨者不過龎郭正域本中語耳同朝大臣何至以賄相汙其云天下章疏有關于臣者子木匿不以聞不知何人之疏何不一指其實也又言朝覲進表考滿官有送門生故吏有送夫往来交際自古有之臣素不以苞苴自汙人所共曉且交際與賄賂不同臣不能予人

奪人饋臣何為又言臣子泰鴻歸時用車數百
輛臣一室斗大安所貯如許物用車如此用船
當稱驛遞中可查而知也且居相臣門生之門
生也嘗為外吏其朝覲行取時饋臣幾何居相
不饋尚得此官臣不受賄亦可類見何乃受人
指使而遽忘其身所經歷之事乎上有天理中
有人心傍有鬼神古稱萋菲貝錦亦須稍依事
實加以裝點誑小成大何至為此夢語臣一意
求去不與人分辨見臣不辨固易為侮當事年

父所任勞怨極多欲加臣罪何患無辭今稅務未罷缺官未補科道未選章奏未通儘足坐臣之罪何必更生枝節一官之為臣累乃至於此求一罷官之難乃至于此一日不去則忌臣嫉臣而魚肉臣者不休 皇上如有意憐臣則幸放臣如欲罪臣亦早正明誅以示天下幸勿久留不決為熙朝日增惟事人急則呼天呼父母臣急極矣 皇天最遠臣呼之亦當聞 皇上孔邇臣呼之猶未聞人之擊臣者既苦臣 皇

上之容臣又苦臣臣何所歸命垂死之人一切是非毀譽皆身外物忠奸清汙無足較擇、、願皇上早放臣出國門使朝端早就寧息亦畢臣報國之意仍乞將居相本勅下各衙門一一查勘臣罪若真甘受斧鉞如若不真亦昭公道之不泯此係柄世者之責臣無預矣臣無任驚惶隕絕痛哭俟命之至 六月二十五日上 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持廉奉公任怨任勞贊襄籌畫朕所鑒知公論亦自難泯何須以人言求勘卿求

去之疏至八十上朕心惻然情詞愈懇何忍勉留
准給假回籍調理以明御昭雪志意著差官護送
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一百两彩叚六表裏御宜善
攝痊可之日撫按具奏召用該部知道
此係 聖上親手御批七月十六日下又
同日下歸德告老本准致仕賜銀五十两
綵叚二表裏差官護送馳驛去亦出 手
批 聖上㝡密紅本發下人始知也

人言踵至疏

奏為人言踵至朽骨難勝懇乞 亟賜罷歸以救危苦仍勅併勘以明顯誣事臣經年乞身

皇上以趙志皐比臣臣之時非志皐之時也志皐不得去猶可醫藥從容以至老死臣則不然外難慘于外感内憤劇于内傷頃刻難居安能待久疏至八十上乃古今希絶之事 皇上何難一放而若臣至此人臣求做官難求去甯易臣之去官獨難因不即去遂日增惡名大可悲

美昨南道御史孫居相論臣姦貪臣具本略辯
令南科陳嘉訓又有疏至大抵與居相相同除
陳璘江鐸孟宗文賈應元王惟忠等事臣前疏
已具程守訓與王惟忠同一事亦不必再辯其
科道陞遷一節按舊例科道間陞京堂而無九
年考滿者近来多至九年部院議以京堂處之
此亦一時義起臣但依部院所擬耳何機械之
有臣當事任以公事来者宜與接見若措為窩
謀坐畫奔走承順必絕人逃世而後可臣無私

黨誰不知之劃遼總督蹇達會推起用乃合朝公論當時無議何得以賄誣臣萬金之饋自川江達鄞縣經萬里長途豈無一人指證張似渠舊為臣府推官離任已久因其與達同鄉而誣之為通實跡安在兵部所掌乃軍機大事用兵之時尚書田樂蕭大亨豈無商確方將綏靖疆宇何債帥之能堪而至為分賍之說無復人理矣考察拾遺例無盡去陳用賓戴燿之留從衆議也若以此等為賄何事不可橫誣至于家僮

李四蠢然一物僅供奔走何所知識而能致人之賄益令臣愧死暮夜之金古人亦稽知于天地未易與人分辨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臣如貪濁必不固請山林所嗟束身修行至于白首此言何為至于前是以自撾自責而傷厥死之復甦也病廢之人久留長安譬之敗梗枯枝當人門路有妨趨走宜乎指為不祥目為妖孽愈久則愈增其恠矣臣氣息奄奄哀鳴絮聒惟

皇上俯賜矜憐按之若海遣歸丘隴無玷　聖

朝仍乞勅下大小九卿一一從公詳勘定議以

明公道臣無任剖肝瀝血惶悚悲號之至六月二十七日

上

是時前疏未下故復有此

瀝血鳴冤疏

奏為瀝血鳴冤懇祈　聖明早賜裁斷以昭至公事臣忝塵掾路荏苒歲年碌碌庸庸無所軒輊惟此清修一念盟之天地鬼神誓不敢秋毫汚玷仰累清時也乃被南京科道孫居相陳嘉訓以贓譏臣臣是以痛死復蘇兩次臣求閒乞罷已非一朝若得由此廢黜正愜本懷何必更與辨論顧思立身報國惟此名節二字數十年硜硜砥礪而以無影虛詞一筆掃盡令天下萬

世謂　皇上在御而容最無耻之臣久尸寀勿其于　聖德聖政關係豈耿小一息尚存實不能含忍入地矣　九廟神靈昭鑒不爽　皇上英明照燭纖悉百官萬民决非盡昧本心公論具在要見語從何来事從何起賄遺過送有何實跡必宜廣加訪勘明結案獄若臣兩疏之中有半字涉虛情愿寸斬以謝天下輔臣禁辱原取　聖裁斥逐誅夷悉惟上命及臣未死猶可早正國法以申永戒倘未必真亦當一為昭雪

豈可使臣抱冤蓄憤為明時厲鬼乎况言官本有風聞之寛臣則急望覆盆之照　皇上萬幾雖煩不宜久稽此事也伏乞　俯垂鑒察將孫居相陳嘉訓及臣二疏亟賜檢發明布在廷大彰乾斷以昭法紀以白臣冤誣臣不勝束身負鑕憂惶戰慄之至七月十三日上

得旨回籍謝恩疏

奏為謝恩事臣因老病不職致人釁誣奏　聖
旨卿輔朕多年持廉奉公任怨任勞贊襄籌畫
朕所鑒知公論亦自難泯何須以人言求勘卿
求去之疏至八十上朕心惻然情詞愈懇何忍
勉留准給假回籍調理以明卿昭雪志意着差
官護送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六表
裏卿宜善攝痊可之日撫按具奏召用該部知
道欽此臣喘息聞命悲喜並集即于私家恭設

香案扶掖望闕叩謝外伏念臣僅有朴忠毫無裨補心力空盡齒齯滋多　聖恩每賜以保全造物愈增其憂患是以束身竢罪瀝血懇祈跡自厭其頻煩意已棄夫碎裂猶蒙慈視特允養痾寵以絲綸温渥之褒加以金幣焜煌之錫復遣官而將護兼給傳以安行是　皇上至恩不惟出臣于死中猶欲比臣于人數天地不足以喻覆載父母不足以喻生成臣所以涕泗橫流而不能自禁頂踵誓報而猶嫌其淺者也尚能

視息率群動以謳歌如即溘損揞他生之銜結

臣不勝感戴之至緣臣病未痊可不能詣闕謹

具本奏謝以聞七月十六日上

南京吏科陳嘉訓一本奉

聖旨元輔贊政多年平播驅倭勛勳籌畫茂著勛

勞陳嘉訓這廝掇拾孫居相之唾語朋謀汗衊大

臣好生奸比可惡本當拿究處治姑着降三級調

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若再有以無影虛詞淆亂

國是的重治不饒該部知道

南京福建道御史孫居相一本奉

聖旨元輔賛政多年平播驅倭勛勤籌畫茂著勛

勞孫居相這厮雖以言職論事不思存惜國體何

乃誣蔑大臣至此以致辭辨不休好生逞臆狂肆

本當重處姑且罰俸一年再若有以無影虗詞淆

亂國是的重治不宥該部知道七月十七日發

俱　御筆親批

餘忠疏

奏為竭愚慮以獻餘忠事臣以老病得請行當遠離感念隆恩報答難盡自古人臣去國皆有惓惓餘忠獻于君父臣雖技殫智憊無可仰裨然微息尚存寸丹自耿追思夙昔已吐之言猶可掇拾以備採擇何忍以區區芹曝遂置不獻也仰惟 皇上英謀睿斷超越古今誠非群臣敢望乃一二新政尚未慰于人心意者視天下事以為無足闗 聖衷視天下人以為無足當

聖意乎積疑成玩玩積玩成弛積弛成弊今亦蠱
極宜飭之時也臣請略陳梗槩惟 聖明垂納
焉 皇上深居九重所以通上下之情惟章奏
一脉耳今疏者不盡見報報者不盡及時吏部
推陞寢閣尤甚以致外庭觀望橫生猜疑臣願
皇上無復留中朝上夕報明示當否俾臣下有
所遵奉施行國事幸甚國家設部院大僚率屬
分猷不可缺一今南北九卿僅止數人甚至合
署空虛經年借代者太宰中丞關係至重尤不

宜久虛臣願　皇上補大僚之缺于廷推中遴
選才望者而亟點用之國事幸甚科道為朝廷
耳目糾察官邪振起事功不可少也今缺人太
多臺中尤甚內外差用極其不敷而行取諸臣
則經年待命空積于不用之地非設官分職之
意臣願　皇上下考選之旨以濟急差以廣耳
目國事幸甚昔人謂使功不如使過為懲創深
則德慧進也今註誤諸臣一經遷謫永無陞敘
錮人于　聖世惜才之謂何臣願　皇上起諸

廢滯慎加甄別而責之以後功國事幸甚獄罪民命所關一有寃濫能傷天地之和令逮繫流放之人推情議法不無可原冠蓋章縫尤足憐憫臣願　皇上廣泣罪之仁熱審朝審及天下伸理等踈察其矜疑而開釋之俾囹圄空虛國事幸甚京師密邇胡虜外患切膚近年所恃區區市賞耳令虜王病三娘子老耽耽其視而樞庭少人户曹無餉一有緩急以何支吾臣願
皇上念邊事之重多補樞臣并勅計臣治餉邉

臣治兵輦國家之門戶國事幸甚民為邦本本
固邦寧今礦稅已撤而稅猶未停夫天下財力
止有此數盈于稅課則縮于正供無怪乎敲朴
日繁而蕭條日甚凜凜乎有群起為盜之憂也
臣願　皇上軫小民之窮召還中使而以理財
之計一責之戶部國事幸甚王道本乎人情
聖王必加體念今差滿多時而不得代白首郎
署而不得遷羈旅都門而不得補謫徙邊徼而
不得還困頓怫鬱人情何堪臣願　皇上體群

下之情咸與鬯適毋令菀結愁憤以干和氣國事幸甚語有之多藏者厚亡聚財既多罕能善散令內帑之積充滿衍溢聞之四方非為美談播之虜中尤滋隱患虜性貪鄙能無生心臣願皇上時發內帑或餉邊或助工或備賑使天下聞散財之名而絕覬覦之心國事幸甚國家初造燕京永樂辛丑三殿成而輒災因循勿議直至正統辛巳歷四十年而始成營造之難如此令水衡無錢諸帑交匱繼輔內外無復中人家

産可供舖商之役號泣流徙誰與守國臣願停
殿門之工寛展歳時俟財充力贍而後圖之國
事幸甚至于經筵日講諷詠詩書穆清閒暇可
以怡 聖情聞見弘多可以恢 聖智 皇上
宜增補講官以資啓沃其 皇太子福王睿齡
正茂尤宜及時進修瑞王今亦長成可以及時
出閣王雖精粹功在琢磨書曰念終始典于學
一日學則有一日之益此尤臣切望于今者也
臣荷髙厚之恩子子孫孫無能為報惟 皇上

采臣餘忠則紀綱復張政事復舉天意可回人心可收疆埸永固宗社永安臣雖去國猶賢于留臣言止矣自今日以往殘喘苟延歌 帝力于耕鑿隆恩未報祝 聖壽于華嵩臨䟽哽咽不知所云

擬疏

奏為　聖斷至公萬世莫易臣罪非小百譴何
辭敢因人言上瀆以彰　聖德以清世運事方
楚事之興也其時臣被郭正域叅論惶恐待罪
本發閣票節奉
聖旨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于今三十餘年發覺来
奏且夫主訐奏其妻証見豈可憑信欽此此次
輔沈鯉奉　諭擬票臣無預也及禮部行勘本
發票節奉　聖旨楚藩訐奏事情年遠無據讐

口難憑非假甚明不必再勘便行與彼處撫按
啟王安心整理國事欽此此三輔朱賡奉 諭
擬票臣無預也惶惶 聖斷二臣欽奉而行之
措之天下誰曰不然虞書贊虞帝曰帝德罔愆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楚
事既無憑據縱使可疑不失為疑而安得據抵
于法 陛下以片言定楚不絕 高皇帝一枝
親王四海歡頌向令此說遂行則楚王當誅闔
宮當濺頸血而殲夷者未知其數矣至于作亂

殺官又是一事不憫天下之震動不憫國法之
凌夷不憫重臣之非命而徒為亂宗憫乎弍地
方之事惟地方官是責巡按吳楷非臣親故也
趙可懷被殺　上亟遣梁雲龍代臣與雲龍非
親故也薛三才臣鄉人臣安得獨薦之　天子
而下有親王又下數等而後為諸宗尚書者
天子最大吏出鎮專制行　天子之法者也親
王可誣乎尚書可殺乎皇墳可刼乎焚殺可肆
乎逆榜可張乎當亂起時按臣正在出巡布政

薛三才委曲開諭諸宗似得處變之道然撫按職司風紀一聞地方凶危奏報不得不急正如民間倉猝火發或竭力救援或群呼救援總期撲滅而止若僅以身救沓不吽呼誤致燎原誰執其咎比奏報到日奉旨會同部院題奏者無不經温純之手其時都給事田大益御史楊廷筠金忠士南京給事儲純臣御史朱吾弼等皆疏請戡變而吾弼等疏有難拘常法之議鳳陽巡撫李三才揚兵上江亟赴楚難諸臣多與

臣相左或曽論列臣者謂皆徇臣之意豈情也
我說者亹亹以楚宗坐謀反爲寃諸宗縱無反
意不無反形所司雖以狀聞未以反治撫臣梁
雲龍胡心得按臣吴楷行布政薛三才等多官
研審別爲五等以上疏云爲天下鋤兇逆則有
不得不正之典章爲　朝廷篤宗盟則有不能
盡行之國法是撫按司道等官原未嘗坐諸宗
以反也疏入下刑部尚書蕭大亨都御史温純
大理寺卿鄭繼之同府部九卿科道會議題覆

疏云止坐以刼殺之條則吞舟不無漏網徑擬
以反逆之律則出柙尚未張牙又云法所不敢
赦者為　國家殄亂賊法所不敢盡者為　天
朝念宗潢是三法司府部九卿科道等官原未
嘗坐諸宗以反也臣一貫臣鯉臣賡依按而票
所拟二等一人乃從中發　聖意淵深必有定
據又命該部備細刊行天下宗藩及各省直軍
民知悉是　陛下原未嘗坐諸宗以反也使以
反治則預亂諸宗有一得免于戮者哉今奈何

以反治諸宗為寃且必欲殺臣以謝諸宗也臣在閣之日誓不欲傷言者之一毫去國之後尤不敢對言者以半喙前此竊念會議諸臣皆在朝籍刑部須刻招擬天下共見共聞私謂一線公論終難泯沒年来當事諸臣多半去位英賢輩起事非親歷即有部招或未經見向有指臣為賄為黨者臣伏在草莽絕不置辯日新一日年盛一年適且不論根由不查歲月呼牛即牛呼馬即馬百計陷臣臣一人何足惜將何以信

青史昭示萬萬世乎臣昔侍養在籍絕無所緣
誤蒙　簡用揞不立黨見星而入見星而出座
無清淡之賓各衙門無一往来之帖則黨臣者
何人性非好賄賄從何入稍有實跡寸斬不辭
蓋臣之貪不貪于人之黨不黨可見而臣之黨
不黨于人之救不救可見也向正域囑臣同心
覆楚臣謂遼王有不赦之條張居正死後遼太
妃訟之尚有斬棺戮尸之旨天潢之事臣下豈
可輕預苦口相勸不意正域即以臣為劾此臣

與正域相失之故也隨有妖書之事 上得東廠奏痛天性之恩不明于天下最甚悲切有混淆庭闈宮禁離間父子兄弟誣陷大小臣工一網打盡之諭日夜欲得主謀之人 上又恐東宮驚駭自作諭召 東宮而泣既而諭臣曰是舉也可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時臣等亦嘗疏祈寬刑以防羅織既而了大獄於一監子皦生光之身中外咸安自謂無憾顧雷霆之下能無震驚長安巡徼譏

察其職令皆織以為臣罪臣死不服也鯉屢蹠
求去臣累擬溫留惟 皇上允臣歸亦允鯉歸
而臣之為禍始甚臣始終蹤揭具在可覆而按
有一語短鯉者乎 皇上不將心鄙臣之為人
乎臣以至愚極陋之夫備員政府有年無一善
狀可助 聖德而私心謂弭楚亂定妖書二事
陛下雷霆之斷與雨露之恩並行不廢誰可謂
非 大聖人作為故因人言逼迫稍為闡揚又
思 祖宗設立科道原許風聞言事諸臣先與

疋域同事極意羅織臣者不過一二人其餘諸
臣皆得自傳聞人言楚宗以反誅即謂反誅言
楚宗以宽禁即謂宽禁謂刼皇槓是搜書即謂
是搜書謂殺巡撫無死法即謂無死法不覩法
司前後鞫審之詞不顧　皇上親自裁斷之旨
過聽有心之隱謀誤謂無心之公論言雖失當
委無成心臣始終不敢一一置辨也伏乞　聖
明裁斷臣愚不勝幸甚

疏雖成亦終不上